

封面设计：王景昆

插图：黄启迪

卢天苏

责任编辑：徐子芳

魂断兰桥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1.875 字数：243,000 印数：35,000

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2·854 定价：0.86元

魂断兰桥

〔美国〕 编剧：S·N·白门，汉斯·雷缪，
乔治·弗罗薛尔

（根据罗勃肖伍特同名舞台剧改编）

夜晚的伦敦街头。

黑暗的马路，居民们在专心听广播。马路两旁堆集着沙袋，战争已经开始。

〔画外广播〕：“全世界都知道了。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，星期天，它将永远被人记住。这天的上午十一点十五分，首相在唐宁街10号会议上的演说宣布了英国和德国处于交战状态。而且殷切希望伦敦居民们不要忘记已经发布的紧急状态命令：在灯火管制时间里不得露出任何灯光。任何人在天黑以后不得在街上游荡。并且切记不得在公共防空壕里安置床铺。睡觉之前应该将防毒面具和御寒的衣物放在身边，而且不妨在暖水瓶冲好热水或饮料，这对那些深夜不得不叫醒的儿童不是没有好处的。应该尽量稳定那些仍然留在伦敦的儿童，尽管直到今天夜里，撤退仍将持续不断。”

一队小学生默默走过。

上校军官罗依·克劳宁从军营大门出来。

一个军官喊：“上校的汽车！”汽车驶来。

罗依两鬓花白，满脸皱纹，沉闷地对司机：“达可唐纳，就在今天晚上……”

达可唐纳：“你要去法国？”

罗依：“是的，去法国，从滑铁卢车站出发。”罗依上车，车开动。

汽车内。罗依并坐在司机达可唐纳身旁。

达可唐纳：“这些对你都很熟悉？”（罗依点头）

达可唐纳：“我是说你经历过上次大战。”

罗依：“是的，是很熟悉。从滑铁卢桥进车站。”

达可唐纳：“滑铁卢桥？”

罗依：“时间还够。”〔化〕

汽车驶入滑铁卢桥，罗依下车，对司机达可唐纳：“你把车开到桥那边等我，我要走过去！”〔音乐起〕

罗依来到桥中间依在桥栏杆上，看着匆匆流去的河水，沉思。他转过身来，望着远方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象牙雕的“吉祥符”，凝视。

“吉祥符”的特写。

罗依回忆往事：

〔玛拉的画外音〕：“这给你。”

〔罗依的画外音〕：“‘吉祥符’！”

〔玛拉的声音〕：“它会给你带来运气。会带来，我希望它会带来！”

〔罗依的声音〕：“你真是太好了！”

〔玛拉的声音〕：“你现在不会忘记我了吧？”

〔罗依的声音〕：“我想不会，不会的……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！”〔化〕

二

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英国青年军官上尉罗依·克劳宁正站在桥头上……

空袭警报声在空中呼啸。

桥头跑来三个姑娘。

姑娘们：“你们听，警报！你别愣着了，玛拉，你听见没有？”“我什么也没听见。”“我听见了。”

里苔亚喊：“请安静，安静！”

玛拉问罗依：“对不起，这是空袭警报吗？”

罗依：“恐怕是。再仔细听听就知道了。”

有人高声喊：“空袭——”

姑娘们更乱了，七嘴八舌讲着。

凯蒂：“我们要是回去晚了，夫人会发脾气的，我们得赶快回去呀！”

里苔亚：“我们……空袭，我们到哪里好呢？”

罗依：“到地下铁！”

姑娘们一时不知往哪里去，乱跑起来。

罗依：“右边，右边！”

姑娘们往回跑时，玛拉失手掉了手提包，东西散落一地。罗依回身帮她去捡。

玛拉：“谢谢你！”

罗依：“别说了，飞机可能来炸桥，快走吧！”

玛拉：“哎呀，我的‘吉祥符’！”

〔特写〕失落在地上的“吉祥符”。

玛拉跑回去捡“吉祥符”，一辆马车飞奔过来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幸亏被罗依拉了一把，及时躲过。

罗依：“你这个小东西，不想活啦！”

玛拉：“不能丢的，它带给我运气。”

罗依：“它带给你空袭！”他带她跑着。

玛拉边跑边问：“你搀着我跑，你觉得太不象军人了吧？”

罗依：“没关系！”

三

地下铁道。挤满了人，熙熙攘攘。

罗依、玛拉挤在人群中，外边传来爆炸声。

一个人：“……他说，哎，别挤我，先生！我就说，幸亏推了你，要不是我们这几推，你还在门外边呐！”

一个女人：“我一向靠自己跑。我听上了年纪的人说，活动的靶子不好打，你说是吗？”

一个人：“当然。”

一个人：“哎，‘特国’人打得可准了，是吧？”

一个人：“特国，特国？‘特国’就是‘德国’！”

人群一阵哗笑。人们挤动着，把罗依挤到了玛拉身上。

罗依：“这股推劲儿还真不小呢！”

玛拉：“很挤，是吗？”

罗依：“嗯，这儿很安全！”他向一旁张望：“喔，靠墙边人少一点儿，我们挤过去。”

罗依、玛拉好不容易挤到墙边。

玛拉：“是的，这里好多了！”她跷起脚尖向四周环视。

罗依：“找你的朋友？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也许她们走别的门进来了。”

罗依：（掏出纸烟）“抽烟吗？”

玛拉：“啊，不，不！”

罗依：“大概你不会抽烟吧？”

玛拉：（摇头）“不，谢谢！”

罗依：“你是个学生吧？”

玛拉：（笑）“啊——”

罗依：“这话可笑吗？”

在他们身后墙上贴着的广告：国际芭蕾舞剧团招生。

玛拉：（望着墙上广告）“正巧，我们学校——笛尔娃夫人的国际芭蕾舞剧团。”

罗依：“国际芭蕾舞剧团？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？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”

罗依：“是专业演员？”

玛拉：“我看差不离儿吧！”

罗依：“你说……你会转圈儿什么的？”

玛拉：（自豪地）“当然，我还会滑步哪！”

罗依：（不懂）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玛拉：（小小地吹嘘）“我能够跳跃腾空打击六次，里琴斯基能够连续做十次。不过，这可是一百年才出这么一个。”

罗依：“这对肌肉有好处！对肌肉有好处！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象男人的喽！”

玛拉：“唔，不见得。我十二岁就学舞蹈啦，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！”

罗依：“你是例外！”

玛拉：（很想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尊重）“我象运动员一样锻炼……唔，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！”

罗依：“那么，你今晚还有演出吗？”

玛拉：“当然，十点钟开始。”

罗依：“我真想去看看。”

玛拉：“你就来吧！”

罗依：“可惜今晚上校那里有个宴会，我要不去那得有点胆子！”

玛拉：“你是回来度假的？”

罗依：“嗯，就到期了，我家在苏格兰……”

玛拉：“那你就该回去了？去法国？”

罗依：“明天。”

玛拉：“太遗憾了，可恶的战争！”

罗依：“是的，我也是这么想。这战争，怎么说呢？它也有它的精彩之处——能随时随地叫人得到意外，就象我们现在这样儿。”

玛拉：“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。”

罗依：“你真是个现实主义者。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你好象很浪漫。”

传来哨声，有人喊：“警报解除了，警报解除了。”

人群在蠕动。

罗依：“好啦！空袭过去了。没有过这样好的空袭吧？我们现在就走，还是等下一次空袭？”

玛拉：“这主意不错，不过还是走吧。”

罗依：（指玛拉手中的提包）“我帮你拿吧！”

玛拉：“不，不！我刚才是有点着急才掉的。”

罗依：“但愿下次掉的时候我还在旁边。”

玛拉：“这不大可能吧？你要回法国。”

罗依：“你呢？”

玛拉：“我们可能去美国。”

罗依：“那么说是不可能，太遗憾啦！”

玛拉：“我也是……”

四

滑铁卢桥头。人们涌出地下铁后，向四处散去。报童喊着跑过去：“看报，看报，军舰被击沉！”罗依、玛拉并肩走着。

玛拉：“可能太晚了，我得坐车走。”

罗依：（一边招手叫车）“这时候车子可不太好叫。”
（对玛拉）“我真想去看芭蕾，这样的话，在我走上征途的时候，将会留下一个愉快的回忆，你说呢？”

玛拉：“可是前线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，现在认识了你，我是不会忘记的，但是我并不完全了解你。”

汽车开过来，司机：“车来了，先生！”罗依扶玛拉上车。”

玛拉：“谢谢你，我……我希望你平安回来。”

罗依：“谢谢你！”

玛拉：（从车窗伸出手，手中拿着“吉祥符”）“这个给你！”

罗依：“这是你的‘吉祥符’啊！”

玛拉：“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，会的。”

罗依：“我已经什么都有了，你比我更需要它。”

玛拉：“你拿着吧，我现在不再依赖它了！”

罗依：（接过“吉祥符”）“你可真是太好啦！”

玛拉：（对司机）“到奥林匹克剧院。”（对罗依柔情地）“再见！”

罗依：（依恋地）“再见！”

玛拉乘坐的出租汽车驰去。

五

剧场里。台上正在演出《天鹅湖》。

玛拉扮演的天鹅，优美的舞姿，伴着动听的音乐，观众为之陶醉。

罗依走进剧场，立即被吸引。他随着剧场服务员走到座位前，他没有坐，站着凝视着台上。

舞台上，玛拉漫舞向前。她发现了罗依。

罗依仍站着凝视台上。一位观众以手势让他坐下，罗依这时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。

台上，玛拉和凯蒂正舞在一起。

玛拉：（低声）“凯蒂，他来了！”

凯蒂：（低声）“谁？啊，地下铁的那个？”

随着舞蹈的变换，凯蒂和玛拉随即分开，旋又靠拢。

玛拉：（低声）“我真不懂，他说他不能来，可他还是来了……”

凯蒂：（低声）“我想他不会来，你不是说他要参加上校的宴会吗？”

玛拉：（低声）“这是他说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”

凯蒂与玛拉又分开。玛拉情绪饱满，舞蹈优美，剧终，观众报以热烈掌声。

六

玛拉、凯蒂沿过道向化妆室边走边谈。

玛拉问凯蒂：（快速走着小碎步）“他，人还不错，是吗？”

凯蒂：（紧跟着玛拉）“人还不错，可是他马上就要走啦，……”

玛拉：“你看他会到后台来吗？夫人会怎么说？”

凯蒂：“夫人不是说过吗，我们得留神！”

她们走进化妆室。

化妆室，演员们卸妆，更衣，唧唧喳喳说着、笑着。

里苔亚：（大声地）“姑娘们，姑娘们，请安静点，安

静一点，夫人最讨厌乱吵吵啦！”

正在此时，笛尔娃夫人来了。她头发斑白，已六十多岁。她挺直腰板走过来，对大家瞪了一眼，立即鸦雀无声了。

夫人：（对摩琳）“摩琳，帕特布莱舞步怎么跳？”

玛拉：“帕特布莱舞步是脚心移动用小碎步前进，夫人！”

夫人：“既然知道，为什么演出时不这样跳？”（她转头对另一演员）“艾尔莎！你跳的那段阿拉伯舞毛毛草草，简直象抽疯，说真的，我可真替你担心。”（她眼皮牵拉下来，眯缝着眼睛看看玛拉，然后对安娜）“安娜，请你给这些年轻小姐跳一个腾空打击四次！”（安娜做了示范）“我想问一问，为什么在观众面前你不这么跳哪？他们有权看真正的演出，今天晚上的演出简直是丢脸！我们虽然在游乐场演出。”（此时，有人敲后台门）“不过……凯蒂……”（示意去开门）

凯蒂：“是，夫人。”（凯蒂开门）

门外递进一张纸条。

夫人：（继续训斥）“……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比《海豹》的演出演得更差些，不过……”（她发现凯蒂示意玛拉，想把纸条递给她）“凯蒂！”（凯蒂忙把纸条藏在身后）“你们不尊重芭蕾！”

停顿，夫人注视凯蒂，接着伸出手来。

凯蒂（掩饰）：“什么？夫人！”

夫人：（板着面孔，毫无表情）“凯蒂，纸条！纸条！——刚才人家给你的！”

凯蒂：（不自然地笑了笑）“是个老朋友送来的，这位

先生我早就认识他……”

夫人：“不用人说，我就知道你扮演了低级歌舞团的一个配角，太不象话！”

凯蒂：“夫人！”

玛拉：（挺身而出，把字条从凯蒂手中拿过来）“算了，夫人，这是给我的。”

夫人：（拉下长脸）“那你念念吧！”

玛拉：（犹豫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）“这……”

夫人：（尖刻地）“请大声点儿！”

玛拉：（试图拒绝）“不！我……”

夫人：（提高声音）“请你念！”

玛拉：（无奈，念）“……我终于觉得，我怎么也不能去跟上校度过我最后的一个夜晚。请同我一起吃晚饭——你防空壕里的朋友附笔——我相信你会来的，因为‘吉祥符’把我的运气转好了！”

夫人：“署名呢？”

玛拉：“没有署名。”

夫人：“如果有的话该是什么呢？”

玛拉：“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军官，夫人。”

夫人：（发怒）“好！我必须强调：如果你想要的是晚宴啊、军官哪、快乐呵，你就不要在我这里，请另找职业吧！战争，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借口！凯蒂，请给我一张纸！（凯蒂拿来一张纸，夫人把笔交给玛拉）：“现在写：亲爱的先生……”（问玛拉）“他是什么军衔？”

玛拉：“上尉。”

夫人：“亲爱的上尉……”

七

夜。剧院后台门外街道。路灯光微弱，夜静人稀。罗依只身焦急地踱着……看门人跑来送信。

罗依接过纸条，付小费给管门人。

管门人：“谢谢你，先生！怎么，没希望了？”

罗依：“看来不行了！”（他转身向街头走去，步履沉重……）

忽然一女子喊他：“上尉，等一等！”

罗依转头看，是凯蒂。

凯蒂：（跑来）“我是凯蒂——玛拉的朋友，你想在哪儿等她？”

罗依：“什么玛拉？啊！你好！（迟疑，拿出纸条）“可是她拒绝了。”

凯蒂：“别在意，是夫人让她这么写的。”

罗依：“那么她来？”

凯蒂：“是的，上尉，你想说在哪儿吧？”

罗依：“啊，烛光俱乐部吧！她知道地方吗？”

凯蒂：“不，可是我知道的。”

罗依：“啊，好极了，那么我一个小时后在那儿等她。”

凯蒂：“我说，这件成人之美的差事我做得对吧？这你明白吗？”

罗依：“我明白，凯蒂！”

凯蒂：“再见，上尉！”

八

夜。烛光俱乐部门前，罗依在等待。从几辆汽车里下来了一些男女客人。一辆马车驶来，罗依急忙赶上前去，下车的不是玛拉。此时，在罗依背后突然传出玛拉的声音：“你好！”

罗依：（转过身来，看见玛拉，惊喜地）“你好！我很高兴！我正担心凯蒂把地点说错了。”

玛拉：“没有。你写给我的字条，夫人叫我当着大家面念的……”

罗依：“你难为情了。”

玛拉：“是的。你在当时的处境也会难为情的。”

罗依：“我该说，我使你为难了。”

玛拉：“你没有赶上校的宴会，我也恐怕使你为难啦！”

罗依：“的确。但我已得到了补偿。你来得太好了，我们进去吧！”

玛拉：“好。”

罗依、玛拉走进俱乐部。〔化〕

九

烛光俱乐部内。舞池里，一对对男女在乐队的伴奏下跳舞。侍者引罗依、玛拉坐小餐桌两旁。

罗依：（凝视着玛拉）“你可真美呀！”

玛拉：（出自内心的微笑）“谢谢！”餐厅侍者走来。

罗依：（问玛拉）“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？”

玛拉：“啊，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、脂肪少的。”

罗依：“今晚例外。”（向侍者）“你们这里有什么特别好吃的菜？”

侍者：“龙虾不错。先生！”

罗依：“还有酒。稍微喝点淡酒不违犯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？”

玛拉：“啊——今晚上……”

罗依：“那好。来两杯香槟吧！”

侍者：“是。来两杯香槟。”

（走下）

罗依：“你的舞跳得真美！”

玛拉：“我看不见得。”

罗依：“内行不懂，只有外行懂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！”



玛拉：“这说明，你确实是外行。”

罗依：“你再见到我高兴吗？”

玛拉：（轻声地）“高兴。”

罗依：“好象有点拘束啊！”

玛拉：“怎么了？”

罗依：“我们又见面了，到底怎么了？我们活下去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玛拉：“这倒是个问题。”

罗依：“只要我们活着，我们就会遇到一些事情……对我们来说，死亡是随时随地伴随着的，就在这种情况下能见到你，这要比和平的时候无目的活着更使我感动。”

玛拉：“不过，代价是太高了。”

罗依：“我倒是不这么想。”

玛拉：“如果用战争来使人们感到还活着，这代价太高了。”

罗依：“这和战争没关系，这要你自己去感觉你的生存。在这之前，我没有这种感觉。小时候，有一次我爬上一棵高大的树，想象着自己是个跳水运动员，我向着未来，跳了下来，结果是在床上躺了两个月。”

玛拉：“你要想飞向未来，得慢慢来才行。”

罗依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是个急性子。如果我们在平时见了面，就会互相问：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”

玛拉：“也许是的。”

侍者端来菜，上菜。

罗依：“我太高兴了，高兴得连食欲都没了。玛拉，咱们跳舞吧。”

玛拉：“好。”

罗依：（举杯）“为你的幸福干杯！”

玛拉：“谢谢。”

罗依：“为我们，不过，我还不明白我会怎么样呢？”

玛拉：“怎么样？”

罗依：“你的脸充满青春、美丽……”

玛拉：“到底你不明白什么呢？”

罗依：“你知道，我们分手以后，我忘记了你长得什么样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，我非得赶到剧场里仔细看看你。”

玛拉：“现在不会再忘记了吧？”

罗依：“我想不会，不会，一辈子不会！”

玛拉：“那么，关于我，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？”

前一舞曲已完，乐队指挥向客人说：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支舞曲，请大家跳《一路平安》华尔兹。”

罗依：“待一会儿跟你说。现在跳舞。”

玛拉：（看着四周燃点着的许多蜡烛）“这些蜡烛是什么意思？”

罗依：“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苏格兰民歌《一路平安》乐声起。

罗依、玛拉随着悠扬的乐曲步入舞池。他们翩翩起舞，她深情地望着他；他也凝视着她。

乐队队员一个个在完成自己声部的演奏之后，相继用小盖帽盖灭蜡烛。

罗依、玛拉亲密地跳着舞……